

絕對決斷行動

2026年1月3日，美國特朗普政府通過「絕對決斷行動」（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）逮捕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，這突襲行動引發了全球關於國際法與區域安全的辯論。

特朗普政府將此次軍事行動定性為對付大毒梟的執法行動，而非傳統戰爭。然而，聯合國認為這次襲擊是公然侵犯一個主權國家。中國和俄羅斯強調，馬杜羅作為現任國家元首，享有豁免權，他們認為美國不能單方面剝奪外國領導人的法律保護，將其帶上國內法院。

有些知名人士和國家領導人對此行動則表示支持。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（María Corina Machado）。她將諾貝爾獎獻給了特朗普總統，並將此次襲擊描述為「自由時刻」，稱之為「人類的一大步」。



馬克龍前後矛盾嗎？

起初法國總統馬克龍支持逮捕馬杜羅，並承認在上次委內瑞拉大選中獲勝的岡薩雷斯（Edmundo González）為合法領導人，儘管法國外交部對美國使用的軍事手段仍持批評態度。然而，馬克龍總統對美國軍事行動的反應似乎是前後不一致的。2025年6月，特朗普下令轟炸伊朗的核設施，馬克龍是第一批公開反對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西方領導人之一。在奧斯陸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，馬克龍明確表示，美國襲擊伊朗沒有國際法依據。他認為，雖然法國同樣反對伊朗擁有核武，但《聯合國憲章》中沒有任何框架授權對核設施進行單方面先發制人的打擊。

馬克龍對兩次美國軍事行動戰爭的態度看似矛盾，但這反映了原則與務實主義之間的平衡。馬克龍顯得較「支持」委內瑞拉行動的主要原因，是在2024年選舉後法國已宣布馬杜羅政府為非法，馬克龍將馬杜羅視為「篡權者」。而儘管伊朗政府是敵對國家，卻是國

際法下承認的主權國家。按照馬克龍的邏輯，罷免一個竊取選舉的「獨裁者」，比轟炸一個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更具道德上的「正當性」。

此外，馬克龍擔心轟炸伊朗會引發大規模的中東戰爭，可能波及黎巴嫩，並導致荷姆茲海峽關閉。相反，美國對付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可說是迅雷不及掩耳，這是一場迅速、低傷亡的突襲，現在已經是既定事實，這沒有造成該地區不穩定。說穿了，馬克龍的權衡是基於後果的務實考慮。

不過，馬克龍最初對馬杜羅被捕的認同卻遭到了法國左翼政黨的反對，他們指責馬克龍向特朗普卑躬屈膝，他沒有強力譴責侵犯委內瑞拉領土的行為，削弱了法國未來捍衛自身主權的理據。這迫使馬克龍迅速做出澄清，在48小時內，馬克龍的政府立場從「委內瑞拉人只會慶祝」轉變為「既不支持也不認可這種方法……我們捍衛國際法」。

馬克龍想法有代表性：喜歡結果，不喜歡手段

其實，馬克龍試圖在鋼索上行走，他希望保持自己在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橋樑角色。一方面，他在壓力下譴責美國的手段（單方面武力），但另一方面又讚揚結果（馬杜羅下台）。

與2003年引發大規模抗議的伊拉克戰爭不同，反對「絕對決斷行動」的抗議規模要小得多。具體而言，2003年2月15日的抗議活動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單日抗議，當時在600多個城市中，有六百萬至三千萬人遊行，反對入侵伊拉克。相較之下，雖然逮捕馬杜羅後在紐約、倫敦、墨西哥城和安卡拉都有抗議活動，但人數僅為數萬人，在許多美國城市，抗議人數甚至只有數百人。

或許馬克龍的反應反映了許多人的想法，這也是為何目前的抗議活動比2003年弱得多。許多反對特朗普的人同時厭惡馬杜羅，指責他實施獨裁統治、打壓言論自由，並摧毀委內瑞拉經濟，因而樂見他被趕下台；但他們同時也不喜歡特朗普的霸權軍事行動。

委內瑞拉事件與巴拿馬事件截然不同

這種認同結果卻質疑美國軍事手段的態度，在歷史中裏見不鮮。1983年列根總統下令入侵發生軍事政變的格林納達，營救受困在當地的美國醫學生；1989年老布希總統下令入侵巴拿馬，當時同樣以緝毒為理由，逮捕了巴拿馬軍事強人諾里加將軍。雖然這兩場戰爭在當時也充滿爭議，但在這兩個國家的秩序迅速恢復後，「後果合理化爭議手段」這一論點被廣泛接受。筆者曾經先後兩次到巴拿馬進行短宣，在那裏人民並無反美情緒，更遑論懷念諾里加將軍。

列根總統領導資本主義世界打贏了冷戰，老布殊總統率領聯合國軍隊擊退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，人們都傾向於記起他們的功績。但這一次卻是截然不同。列根和老布希在心理上較為穩定，且行事有所節制，對國際事務有深刻的認識；相反，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和侵略性確實令人感到焦慮。

入侵委內瑞拉是建基於新門羅主義，這一政策已在2025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正式確立。特朗普斷言西半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，美國對挑戰者採取「零容忍」政策。透過重新定義從北極延伸至南極範圍這「地盤」，新門羅主義為美國的戰略安全提供了先發制人的行動框架。這種轉變導致了其他潛在目標的高度焦慮，因為特朗普總統已明確拒絕排除使用軍事力量取得格陵蘭控制權，或對墨西哥境內的販毒集團執行外科手術式打擊的可能性，而且對伊朗、古巴、哥倫比亞似乎都蠢蠢欲動。

美國優先的矛盾

特朗普剛剛上任，便將美國和平地影響世界的軟實力連根拔起，包括取消美國國際開發署（USAID）和關閉美國之音（VOA）。同時，美國和平研究所也被廢除，和平工作隊（Peace Corp）規模大幅縮減，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數千項撥款也被終止。這些措施被包裝成「美國優先」。

但取代了美國軟實力的竟然是硬實力的軍事行動，於是，「美國優先」在這裡出現一個反諷：如果「優先」指的是長期安全與國際影響力，單靠硬實力去補軟實力的缺口，可能反而提高反彈成本與治理難度。短期看起來是強勢勝利，長期卻可能讓盟友更難同心、讓規則更難維持、讓對手更容易在道德與法理上凝聚反對力量。馬克龍式的矛盾正提醒了這一點：世界上很多人並不會因為討厭一位獨裁者，就自動接受任何方法；他們可以接受結果，卻仍然要求程序與界線。

2026年1月5日

原載於香港《時代論壇》

[更多資訊](#)